

呼兰河传 生死场

萧红 著

「百年藏书」

生死场
呼兰河传

萧红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兰河传·生死场/萧红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063-8668-5

I. ①呼…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6740号

呼兰河传·生死场

作 者: 萧 红

责任编辑: 王 烁 杨兵兵

装帧设计: 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210

字 数: 218千

印 张: 13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668-5

定 价: 39.8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卧听着海涛声音的她，短暂生命里是如何承受这寂寞长途的呢？

从她的文字里，或许可以找到零星解答。

——戴望舒



萧红（1911—1942）

目 录

1 呼兰河传

3 孤独的女诗人

——关于萧红

257 生死场

259 序 言

鲁迅

呼蘭河傳

孤独的女诗人

——关于萧红

萧红，原名张迺莹，笔名悄吟、田娣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最负盛名的女作家，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现哈尔滨市呼兰区），与张爱玲等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萧红幼年丧母，1928就读于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了“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对绘画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比较深。由于对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不满，1930年离家出走，几经颠沛流离，因此而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了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2年与萧军同居，两人结识了不少进步文人，并参加了宣传反满抗日活动。

1933年，萧红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萧红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鲁迅为之作序，称赞其所描写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这部作品使萧红蜚声文坛。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她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2年，萧红在香港病逝，时年仅三十一岁。

在短短八年的创作生涯中，萧红留下了六十万字的文学财富，她的作品乡土气息浓烈，叙事风格细腻深刻、委婉动人，尤其是在小说文体上进行了很大的创新。海内外许多文学评论家认为，萧红以自己的女性之躯跋涉过漫长的道路，以女性的目光一次次透视历史，终于站到了与鲁迅同一的高度，达到了同一种对历史、文明以及国民灵魂的了悟。

在本套丛书的选编过程中，编者依照通行权威版本进行了认真的审校。由于年代的关系，作者在行文中的很多用法带有汉语由古文向白话文转变的痕迹。例如“底”和

“的”的通用，“那”和“哪”的通用等等。为了尊重原著者、保持原作原貌，编者并未对这些表述进行改动，希望以此保留当时的时代痕迹与特色。

第一章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

“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得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地滚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捡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

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上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

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其余的如药店的招牌，也不过是：把那戴着花镜的伸出手去在小枕头上号着妇女们的脉管的医生的名字挂在门外就是了。比方那医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药店也就叫“李永春”。人们凭着记忆，哪怕就是李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们也都知李永春是在哪里。不但城里的人这样，就是从乡下来的人也多少都把这城里的街道，和街道上尽是

些什么都记熟了。用不着什么广告，用不着什么招引的方式，要买的比如油盐、布匹之类，自己走进去就会买。不需要的，你就是挂了多大的牌子，人们也是不去买。那牙医生就是一个例子，那从乡下来的人们看了这么大的牙齿，真是觉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边，停了许多人在看，看也看不出是什么道理来。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绝对的不去让那用洋法子的医生给他拔掉，也还是走到李永春药店去，买二两黄连，回家去含着算了吧！因为那牌子上的牙齿太大了，有点莫名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医生，挂了两三年招牌，到那里去拔牙的却是寥寥无几。

后来那女医生没有办法，大概是生活没法维持，她兼做了收生婆。

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这两条街是从南到北的，大概五六里长。这两条街上没有什么好记载的，有几座庙，有几家烧饼铺，有几家粮栈。

东二道街上有一家火磨，那火磨的院子很大，用红色的好砖砌起来的大烟筒是非常高的，听说那火磨里边进去不得，那里边的消信可多了，是碰不得的。一碰就会把人用火烧死，不然为什么叫火磨呢？就是因为有火，听说那